

余秋雨八生新書

(修订版)

余秋雨

人生哲言

余秋雨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秋雨人生哲言/余秋雨著. 一修订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8-06706-6

I. 余… II. 余…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1642 号

责任编辑 张 莉

书籍设计 一生设计

余秋雨人生哲言(修订版)

余秋雨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天马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4

字数 198,000

印数 00,001~20,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706-6/I · 357

定价: 25.00 元

流

浪是一种告别，告别的原因，有的可付诸言表，有的则难以言表。真正的流浪，大多属于后者，被迫言表，只是搪塞。
不想搪塞，当然沉默，牵牵嘴角，已是礼貌。

自由，尤其是精神自由，是一代文化的灵魂和动力。不要苍白的严整，宁肯要离乱中的自由精神；不要狭窄的云梯，宁肯要草莽中的自由奔突；不要堂皇的典籍，宁肯要粗声豪气的自由言语。

责任编辑 张 莉
书籍设计 一生设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余秋雨

卷首感言

三年前，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的李伟国先生来电，说要编一本我的“语录”。

“语录”这词，意思很平常，但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被赋予了某种奇怪的色彩，让人闻之却步。幸好，作家张爱玲为她那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姑妈编过几页语录，让事情回到了平常。

现在要编的语录，无非是从我以前出版和发表的书籍、文章、演讲中摘取一些能够独立分割出来的段落，给比较繁忙的读者带来一点方便。我想了一想，同意了。

这些年我还在世界各地游历，而辞书专家王雅军先生和张良一先生则一直在孜孜矻矻地做着这件事，我一时都忘了。直到有一天，一大堆稿本分好几个大纸袋装着送到我眼前，我才大吃一惊，并深深感动。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与辞书出版社协商共同出版，并由年轻一辈的编辑张莉重新选编整理。新的稿本体现了当代年轻人的选择标准，但体量还是很大。这期间，我又见到了由东北著名诗人马和省先生和其他两位诗人策划编选的《余秋雨语录》，便产生了一种担心，怕上海版的语录与东北版产生太多的重复。因此，以后旅行，不管到世界哪个角落，都在行李箱里带着上海的那堆稿本，偶尔拿出来翻翻，每次都抽掉几页，凸显“人生”这个主题，最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广大读者是如何看待这些语录的，自己却有一

个意思要向大家表述——

我的那些书籍和文章，就像是栽种在山间的一棵棵树木，栽种之时不敢想像它们的叶子会被一片片采摘。因为在我看来，树叶之美，在于树木的能量和姿态；树木之美，在于山峦的能量和姿态；山峦之美，在于天地的能量和姿态。

因此，树叶不宜采摘。

但是，此论不可绝对。寒冬季节，万木凋零，山河失色，只有夹在书本间的那些树叶还为人们保留着某种记忆。即便不在冬季，世上还有很多人无暇或无力畅游山林，那么，几片树叶，也算是一种不俗的馈赠。

眼前这本书，就是从我栽种在山间的那些树木中采摘下来的叶子，它们脱离了曾经滋养它们的枝干，却在这里拼接出了一个图案，这个图案叫“人生”。

如果读者愿意凑近一闻，说不定还残留着山林的依稀气息。

余秋雨

乙酉年寒冬季节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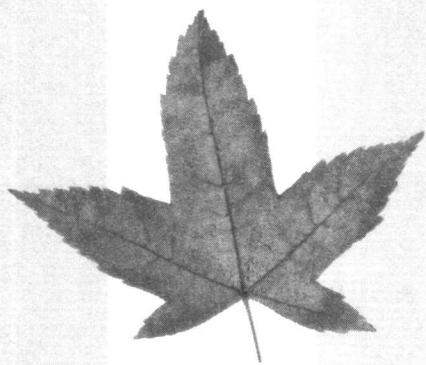
Content

卷首感言

| | | |
|-----|-------|-----|
| 第一章 | 人生滋味 | 1 |
| 第二章 | 人格尊严 | 37 |
| 第三章 | 仁者爱人 | 65 |
| 第四章 | 耻于整人 | 87 |
| 第五章 | 警惕小人 | 99 |
| 第六章 | 慎为文人 | 117 |
| 第七章 | 清理友情 | 135 |
| 第八章 | 嫉妒和谎言 | 153 |

| | | |
|------|------|-----|
| 第九章 | 朝拜文明 | 173 |
| 第十章 | 体验文化 | 187 |
| 第十一章 | 跋涉废墟 | 213 |
| 第十二章 | 漂泊心态 | 233 |
| 第十三章 | 月下故国 | 245 |
| 第十四章 | 万里行脚 | 265 |
| 第十五章 | 审美境界 | 283 |
| 第十六章 | 写作感受 | 305 |

第一章 人生滋味



那天,我实在被蒙古草原西边的胡杨林迷住了。薄暮的霞色把那一丛丛琥珀般半透明的树叶照得层次无限,却又如此单纯,而雾气又朦胧地弥散开来。

正在这时,一匹白马的身影由远而近,骑手穿着一身酒红色的服装,又瘦又年轻,一派英武之气,但在胡杨林下,只成了一枚小小的剪影,划破宁静……

白马在我身边停下,因为我身后有一个池塘,可以饮水。年轻的骑手和气地与我打招呼,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腼腆地一笑,说:“没啥事。”

“没啥事为什么骑得那么快?”我问。

他迟疑了一下,说:“在帐篷打牌,扑克牌少了几张,到镇上去买副新的。”确实没啥事。但他又说,这次他要骑八十公里。

他骑上马远去了,那身影溶入夜色胡杨林的过程,似烟似幻。

我眯缝着眼睛远眺着,想:他不知道,他所穿过的这一路

是多么美丽；他更不知道，由于他和他的马，这一路已经更加美丽。

八十公里的绝世美丽，与他的目标——那副扑克牌相比，孰重孰轻？

我要用这个景象来比拟人生。人生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远远重于人生的目的。但是，世人总是漠然于琥珀般半透明的胡杨林在薄雾下有一匹白马穿过，而只是一心惦念着那副扑克牌。

请不要过于在乎马匹起点和终点的那个赌局。赌局窗外，秋色已深。

——
每天早晨，雁群起飞了。横过朝霞，穿越白云，冲出阵风，
投入暮霭，最后，在黑夜的芦苇荡中栖息。

它们天天以黑暗作为归宿。

不错，朝霞、白云、阵风、暮霭都匆匆来去，不能成为归宿，归宿只能是黑暗。

但是对雁群而言，能刺激它们全部生命行动的，却是与黑暗对立的一切。行动重于归宿，归宿只是为了明天的行动。

不要为人生制定太多归宿性的目标。一切目标都是黑暗的，至少是朦胧的，只有行动才与光亮相伴。

我们的不少学者，只会低头寻访一个个芦苇荡里的雁宿窝，而不会抬头仰望雁群真正的生活空间。他们说，空中已无

翅影，窝中才有落羽。他们说，万里长天太空洞了，只有满脚泥泞才是学问。

这也许没有说错，是正确的。但是，学问不是人生，如果雁群也有“人生”。

雁群的“核心价值”，是飞翔。

当代国际戏剧理论有一本经典，《The Empty Space》，汉译《空的空间》。这个书名译得有趣，却很准确。

一直想借用这个命题来感悟人生。我们的活动空间对我们而言都是“空”的，因为活动是过程，不留印痕。但是，惟活动的生命才真实，因此只有“空的空间”才能验证我们的真生命。

以空求实，无异于以真求假。

人生是天时的恩赐，但大家常常忘了。

太多奇怪的坐标干扰了人们对天时的感受。大家那么不在乎春天中的细雨，细雨中的雷鸣，雷鸣后的暑气，暑气后的凉风……

人们在乎的，是成功、奋斗、学位、职称、资产、官阶、升迁以及与此相关的应酬、开会、倾轧、青灯、黄卷……

最被冷落、也最羞于见到的，是从小就见到过的那一些中国字：立春、雨水、惊蛰、清明、谷雨、小满、芒种、夏至、处暑、白露、秋分、霜降、小雪……

让它们回来吧，回到生命深处。

我们的人生已沾湿白露，过些天，又回到霜降的时节，每一段都是诗的意境。在诗面前，何谓“成功”？

人生的滋味，在于品尝季节的诗意——从自然的季节到生命的季节。

季节，不品尝也在。但只有品尝，诗意才会显现。

有了诗意，人生才让人陶醉。

这种陶醉不是一片酩酊，而是像我外公喝酒，喝得很慢、很深、一口口很少间断。

人人都在人生中，但发现人生，却需要特殊的眼光。

甚至，需要特殊的仁慈。

我记得这样一个历史情景。“文革”灾难结束后好些年，几位中年妇女终于零零散散地见面了，见面时都三分欣喜、七分尴尬。原因是，她们的父亲，都是一代领袖，在刚刚过去的政治斗争中，互相剑拔弩张、你死我活，而且全国不

知有多少无辜者，因他们的搏斗而遭殃。她们几个，随着她们的父亲，有时得势，有时下沉，直到筋疲力尽，满目苍凉。

她们见面时，很多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还在为她们父亲的是非曲直、血泪恩仇而争吵。

她们见面时，不知如何在笑容中负载历史，在口气中挥走过去——这些几十年前堪称“红色贵族”的姐妹淘。

终于，其中一位女士的一句话消解了一切。

她父亲的官职，曾名列全国前四位，后又被批判而惨死。

她对昔日的姐妹说：我们的父亲都不在了，我们全都成了没有父亲的女儿。

这就从政治的眼光，上升到了人生的眼光。

这种眼光，十分不易。因为在中国，早就习惯于把一切人生细节，全都“上升”为政治。这位女士逆向而行，回归历史的仁慈。

为什么发现人生的眼光才是仁慈的眼光？

人因差异而争斗，又因争斗而扩大差异，并把扩大了的差异当成了真实。

但是人生毕竟存在太多的共同点。发现人生，就是发现共同点，发现沟通的可能。